

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3)

◆ 陆其国



■ 郑振铎与妻子高君箴

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候居然有人有意无意地曲解郑振铎。陈福康指出,当时甚至还有人传出来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做汉奸了。上海沦陷以后,1941年以后汉奸报纸上就公布过,日本方面要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与会者中就有郑振铎。有意思的是,这天的郑振铎日记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当时他非常愤怒。

当郑振铎在上海殚精竭虑抢救中国古籍文献之时,同样留在上海,坚守在文化阵地,不仅给予郑振铎莫大支持与帮助,甚至和他并肩奋斗在同一战壕的,还有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考古学家、版本收藏家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目睹中华古籍精华、珍贵文献处于险境,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

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希望由政府来帮助做这一工作。

电报发出不久,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复电同意,除同意拨款外,并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来沪协商。最后商定由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郑振铎、张凤举五人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订立如下七条办事细则:

一、本会设办事处一所,以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二人组织之,办理图书点查、登记、编目、及装藏事宜。二、凡购买图书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三、各委员购买图书,无论价格多少,均须先行开单通知照办处审查核登记,以避免重复,再由办事处以书面通知各委员征求同意。四、办事处应每两星期将所购各项图书列清单及价格送交各委员存查。五、重要之宋元版及抄校本图书在决定购买之前,应分别延请或送请各委员鉴定。六、各委员需要抽查或检阅某项图书时,办事处应于详细登簿后送去,收回时并应即行销号。七、购得之重要图书,于登记、点查、编目后,即应由委员一人或二人负责督同办事处人员装箱封存藏于缜密保管库房中,每箱均应详列图书清单一纸。

抢救中国古籍文献工作的严谨与慎重,通过这七条细则可见一斑。不仅如此,而且公私分明。从现存当年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的往来信函,可知凡发现线索或购

书,尤其是发现以及打算购买珍稀和要价不菲的书籍文献,由大家商量决定或互通声气,购买后登记造册。下面是郑振铎写给张寿镛(咏霓)两封书信中的文字:

前日在来青阅见到薛应旗《宪章录》一部,绝佳,索价五百元,……兹奉上,请鉴阅。[凡十册;但原为二十册;并订之痕迹尚在。]此书绝罕见,所见为不全者。此是天一阁旧藏,初印干净,虽为万历初年刊,实极可贵。……我辈必须收下。先生以为然否?[史料书不可与寻常集部相提并论。]……我辈访购,必须先有见到新出书籍之机会,然后方可选择其精者。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

群碧楼书,已约好菊老(张元济),于本星期日至孙贯处阅定。详情当续告。兹奉上《辛斋存稿》一部,似甚佳,乞酌定。赵万里先生拟代购元刻《乐府诗集》一部,兹将赵函及菊老函,附奉,乞酌复。敬意此类书似不应任出(其)流出国外也。天津李木斋书已全部为伪方所得,为之一叹!惜无法救之矣!……宋本《石林诗话》为先华附近某西书肆之物,索价三千,竟已登《字林报》求售,欲售美金二百元。闻先生已阅过。昨日我亦阅过。确是好书。菊老亦阅过,还以五百元,彼不肯售。如为敌方或美国人所得,未免可惜!能设法一救否?致咏霓[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咏霓即张寿镛。此信中因为有一部书卖家开价售三千元,张元济还价五百元,郑振铎怕无法成交而流露出的着急之态溢于言表。阅郑振铎这些信函,更让人感到触可

摸的,是他在非常时期不顾一切保护中国古籍文献的拳拳爱国之心。诚如郑振铎在另一封致张寿镛信中所道出的,“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所以在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在这样的过程中,郑振铎曾购得《盟鸥堂集》三册,虽为残本,但其中“多征倭史料”,所以虽“价昂至四十元,亦收之”。

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

郑振铎是作家,也是学者,所以格外重视史料。他曾表示,“关于史料书,如实在罕见与无刻本者,即(使)价昂,亦不能不收下也。此类书,关系‘文献’最巨,似万不宜放手”。在他看来,“在辛苦艰难之中,奋斗缔造,有大成功,乃是一伟大之事业也!”(诚如郑振铎一再表白的,“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为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

心,故可得好书不少,且眼光较为远大,亦不局促于一门一部,故所得能兼‘广大’与‘精微’”。(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聚焦到一点,诚如他在用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写的序言中开卷所言:“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坦陈,为公家购书,要比他为自己个人购书难许多。为自己购书,出价高低,完全由自己决定;为公家购书,则一分一厘也要较真,往往不能由他一人说了算,须得履行相应程序;有时还得征求多数人同意。如有一次,郑振铎曾就嘉业堂藏善本书目四册,整整研究考虑了一个月,从中选出第一批拟购置书籍若干种,提供给张元济先生过目,听候意见;然后再送何炳松先生征求意见。有时彼此意见不一致,还得一次次沟通。如此一来,每为公家购置一批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以致郑振铎感到时有心力交瘁之感。但也正如郑振铎夫子之道的,一方面固然觉得“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飴也”。另一方面,他也深感“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不以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的特殊和艰辛为标榜与自诩,这就是凸显在郑振铎身上的文化志士的境界。

坚不可摧

——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秦忻怡



10.场景非常恐怖

艾伦仰起了脸,张大嘴贪婪地接雨水喝。许多人扒光了膀子,让雨水尽情地冲刷满是污秽的身子,他们伸出双手接雨水,快活地冲洗着天然淋浴。

可是日本兵没等多久,只是雨稍稍小一些时就催促战俘们上路了。这可苦了刚刚轻松一下的战俘,道路被雨水浇得泥泞不堪,脚踩在泥窝里怎么也拔不出来,浑身上下又溅满了泥浆,战俘们个个像泥猴一样。而且菲律宾的天气变化很快,转眼间雨过天晴,太阳像火球一样烤晒着人们,湿衣服很快又被晒干了,热得要命的天气又恢复了。

在庞大的战俘队伍中,有一个美国士兵被俘时还穿着马靴,在半路上日本兵用刀划破了他脚上的水泡,结果他得了痢疾,快病死了,行走很困难。两个美国军人想架着他一起走,一个菲律宾人冲他们三个大喊:“日本兵过来了。”两个美国军人赶紧架起他,试图快走快一些。日本兵跑到他们面前,一刀捅透了这个穿马靴士兵的身体。两个战友只好扔下他,去追上队伍。

很快地,汤姆森身上的饼干和糖也被日军搜去了。这点最困难时的救命稻草,也被日军无情地榨干了。

就在战俘们行进的时候,素有“作战之神”之称的日本人佐辻政信来到马尼拉。他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根本不想优待俘虏。他刚刚在新加坡杀害了5000多名华人,又揣着血迹未干的双手跑到菲律宾来收拾美国人了。他煽动第14军团的中下级军官的反美情绪,要他们相信,他们和美国人打的是一场种族战争。美国人和英国人一样,是不可饶恕的殖民主义者。对待俘虏,无论他们放下不下武器,都应统统杀掉,美国人跑到亚洲来送死,罪有应得。至于对那些菲律宾俘虏,也不能心慈手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的叛徒,美国人的走狗。

行进中,不断遇到的尸体挑战着艾伦的精神状态。在一处散兵坑里,他看到尸体因为没有人收殓,终日曝晒在烈日下,一具又一具

地肿胀起来,像水桶似的乱七八糟地躺着。有些尸体是被炮弹炸飞过的,这儿一只大腿那儿一只胳膊,有些尸体可能是肉搏时被刺刀刺中的,肚子上

的裂口肿胀起来,非常恐怖的皮开肉绽着。漫天的乌鸦并不理会艾伦的忧伤。它们围着尸首恣意地盘旋,啄食,甚至对这些打扰者有些不满,胆小的飞走了,胆大的根本不惧,继续用长长的喙叨出死尸肚子上的肠子。

沿着120公里即75英里的公路,战俘们行进了9天。作为本间雅晴的文官顾问,1942年2月由东条英机派往菲律宾的村田省藏,曾坐汽车走过这条公路,因为在公路上看见了非常多的尸体,于是触动了他向本间中将询问这一情况的念头。后来,村田省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我只是因为看见了这些死尸向他问了一下,并没有发什么抱怨。”

艾伦和他的朋友到了圣费尔南多后,即被塞进了铁路货车车厢里。货车车厢地方狭小,要求众多的战俘必须站着。因为疲劳和通风不够,所以在车厢中死了许多人。即使这样,艾伦觉得比起徒步行走,还是值得庆幸的。

一名在关押中死去了的,喜欢写诗的士兵,记下了巴丹半岛上麻木的行进者们:“这次痛苦的行进,我落下了;在路边,仅留下一具尸体。”

一位幸存下来的美国医生说,在奥德内尔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暴露着他们的白骨”。这个战俘营更多充当的是一个中转站,大多数战俘在那里仅仅关押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转移到卡巴纳端战俘营。但奥德内尔对于战俘们而言,是经历死亡行军后的又一次可怕体验。

奥德内尔战俘营坐落在一片大平原上,原来是菲律宾陆军建造的一座兵营,还没建完就因战争爆发停工。营房外设有高高的铁丝网,日本人在这座旧营房周围建起木制岗亭,里面的机关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浑身污秽的战俘。铁丝网内,一些只有竹子架子和盖着草顶的废墟,整个营区一派荒芜,到处是一簇簇没人膝盖的白茅草。

战俘们缓缓地走进飘着太阳旗的战俘营,大家被赶到一块草地上。看守们逐个搜身,没收了战俘们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

9.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在韩国,有了更好的视野和医术平台,胡蓝加倍努力,一有机会就细心观察韩国医生的手术,揣摩手术方案,翻阅资料加以印证,然后,在临床实践中提高技艺。经过一段时间的进修,果然医术又有长足进步。

这段时间金牡丹生活还算安逸,可是,远在海南的笛箫,虽然和张乐开了一个整容门诊部,起初病源很多,在远近小有名气,两人的收入也有迅猛的提高。但是,张乐发达后,其本性又开始张扬起来了,喜欢上夜总会泡妞,喜欢酒吧,喜欢和网上恋人耗时间,耗精力。笛箫有时候忍不住说他几句,双方常常激烈争吵。

胡蓝在韩国的进修过程中医术越来越精湛,越来越得到韩国同行的青睐。她的导师金教授在为她饯行时非常留恋地说:“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用功,也是最为优秀的,可惜你要回国了。”胡蓝谦虚地说:“谢谢老师一年来的悉心带教。”

金教授赞叹:“你能应用黄金分割原理,结合计算机设计预案,模拟手术效果,的确能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让我感到惊讶,也让我觉得欣慰。”

胡蓝微笑道:“老师还有什么教导吗?”金教授举起酒杯喝了一口,说:“现在还有什么教导啊?该教的都教了,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什么问题?只要我答得上来。”

“你好像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创伤整容上,而不是放在把美容整容上,你知道为什么美容整容比创伤整容更容易赚钱?”金教授问。

胡蓝不假思索地回答:“把一个本来就充满活力的妙龄姑娘整容成大众美女,这只是锦上添花;把一个脸部严重烧伤,精神压力巨大的女人整容成妙龄姑娘,哪怕是相貌普普通通的姑娘,那就是雪中送炭。这才是整容医学最高的境界。”

金教授感慨万分:“对,对,医学的根本就是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只是医学的完美。”

下午,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一会儿,胡蓝在柳莺的陪伴下走出候机大厅,上了医院派来的汽车。车上,柳莺问:“这么多时间

在外,除了你父母外,你最惦记的人是谁?不会是我吧。”“金牡丹。”胡蓝答。

柳莺拍了拍她,说:“看来你最挂念的依然是圆金蝴蝶梦。”胡蓝说:“有梦才会有追求,有追求才会有动力,有动力才能够真正跨出去。只可惜我刚跨出去一跤就被绊了一跤,当我好不容易重新爬起来时,合作者早已经远走高飞。”“我知道笛箫、金牡丹会重新回到你身边,你那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那天清晨,笛箫刚上班正在休息室换白天褂,就听见外面有人砰砰地敲门,她一边问:“谁啊?”一边准备去开门。胖大海护士快步走进来告诉她:“笛医生,有个病人脸部非常僵硬,一清早就来门诊大厅大哭大闹。”笛箫大吃一惊,打开房门问道:“哪个病人?”胖大海护士回答:“就是昨天那个注射肉毒素瘦脸针的。”

笛箫问:“那张医生呢?”胖大海护士回答:“他?他不是和你在……”笛箫答:“没有啊,这段时间他神情恍惚的,昨夜没回家,说是有亲戚来要他陪。”胖大海护士说:“不会吧。”

笛箫惊讶地问:“你怎么会知道?”

正当胖大海护士刚要含糊糊糊回答,那个病人就在家属陪同下已经闹得厉害,气呼呼地说:“就是这位医生。”笛箫赶紧走到她面前,问:“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你看看她的脸僵硬得像死猪。”病人丈夫怒吼道。笛箫马上安慰道:“别急,别急,我给你查一查。”

“什么别急,别急。如果是你挨上了,你会不急吗?”他家属怒气冲冲地说道。笛箫努力保持平静,说:“那总得让我检查后再说吧。”病人丈夫质问:“可以,你们还有一个感觉很好的张医生呢?他昨天不是拍拍胸脯担保没事吗?今天躲在哪里啊?”笛箫说:“我昨天也是当班医生。我负责。”

笛箫经过仔细检查后发现病人反应非常厉害,来到家属前面,说:“也许是过敏吧。”

病人焦急地问:“那怎么办?”笛箫安慰她:“我们会尽量想办法医治。”病人急切地问:“如果医治不好,我的脸从此就这么僵硬下去了?”笛箫只能模棱两可地解释:“难说,但愿不会。”

金蝴蝶梦



曹钟强